最後一局

中五丁 姚洛賢

簡評：作者藉近年熱門的新聞話題 （AlphaGo 大戰棋王），探討最尖端的科學技術（人工智能）。小說既有充分的科學知識元素（關於「卷積神經網絡系統」的描述），亦滲入一絲絲古典風味（文中的機械人棋手竟有日本棋手的打扮和禮儀！），為小說加入了文學氣息。

更重要的，是作者對科技發展的反思。人工智能漸漸產生人性，自行發展愛惡貪瞋等情感，固然是常見的科幻題材（如經典電影《二零零一太空漫遊》，超級電腦 HAL 就反過來試圖控制甚至殺害人類）。但本文不如這上述作品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完全悲觀。小說結尾，一群被廢棄的機械人合力發明新的棋戲——「亂七八糟的發明了什麼貪吃蛇棋法之類，棋子在棋盤上不停循環打轉。現在，大家都嚷著不再玩那輸贏的遊戲了。」「不再跟從人類訂下的規則，隨心所欲的玩着，不必為生存而追求勝利」、「擺脫了零和博弈的束縛，甚至連競技的概念也消失」。 這不啻是對人類競爭主義的反思，甚至從宏觀角度，提出了由人工智能創造全新文明的可能性。

這是漫長的一段時間。從當初與他交手，直到他退隱棋檀，再到現在與「它」作戰，勢將成為自己最後的一局棋──真的過了很久。

他亮起自己的粉紅光單眼，左右互掃一下，最後正對著前方。他眼中的世界就只剩下整齊放在地上的棋盤，以及早已入場的「它」。

儘管「身體構造」與人類有所出入，但如今，他卻按照早已廢棄的傳統，穿上一身純白和服，手上扼着紙扇，緩步前行。棋盤兩端，都有供人盤坐的高級紫錦軟墊。然而，這坐墊的質料高級與否，對他一點也不重要，因為他感覺不了坐墊所帶來的溫熱。他端正的跪坐著，對手則在瞪着他。要說是瞪着，其實也未必準確，畢竟它只是一面碧藍色的玻璃而已。

對手是最新型號的超級電腦 Omega Go，號稱能夠突破舊有借助卷積神經網絡系統的思考模式，開發了直覺系統，對整體棋局逐漸有了操控能力。反觀其前輩，即是他，作為機械人棋手的先驅者，棋路只能依賴大量輸入前人棋譜選出最正確的一手，雖云每日自行對奕三萬局以不停自我提升，然而，實力差距可謂懸殊。

他心中只剩下一個願望，就是在這場比賽中，窮自己一生的力量，以不要敗得落花流水為目標，頑強的掙扎下去。而他的研發團隊，並不知悉他已暗暗產生這個願望。機構雖然賦予他堅硬而冰滑的軀殼，越來越強大的人工智能，卻一直沒有測量過情感這個變數。

「請多多指教。」

從前的他，有著固定的自由。他在棋盤的世界裡登場，翩翩起舞，越過千萬個舞台，未嘗一敗。自從拉開帷幕的那一刻起，他便在不知不覺間跨過一個個的屍體，登上由他們堆出來的高山。每每與「新人」對局時，他依賴那壓倒性的資料，以神一般的預測打出下一手。「我認輸了。」這句話他聽過無數次。久而久之，就習慣了將別人捲進失敗的泥潭中，不忍目睹那絕望的表情。從此就變得只注視在棋盤上，沉默寡言。

最初的一戰，他的對手就是那首位戰勝人類的老前輩，AG。當時大家仍然未有自己的身體，還得靠人類作他們的手和眼。現在回想起來，他還後悔著當初未能說聲「請多多指教。」當時他的眼中就只有棋盤，只剩下棋盤，在他的世界中連寂默也不存在。每當黑棋出現在棋盤上，作為白棋方的他則按著相應的對策下子。可以說是不出他自己所料，身為先驅者的老前輩錯漏，輕鬆給戰勝了。對手不知道，他已悄悄掌握了以假動作下子的能力，藉以「製造」勝率評估的誤區來誘騙對方──畢竟對方所倚靠的評價網路與蒙地卡羅搜尋樹，說穿了仍然要靠猜測敵手的下一步來做決策。可惜，他連「多謝指導」也來不及說就被關上了，以後就沒有再遇見那位老前輩。

經過 159 手，他已經走投無路。雖說如此，他手中依然執着黑子，埋頭在棋盤之上，沒有感覺的的雙腳彷彿也傳來麻痺，原本手握的紙扇不知何時掉下。明知會在 19 步後戰敗，但他依然不願說出那一句話。

如果從他身上解除棋子的束縛，那他還剩下甚麼？棋子像絲線一般連繫著他的一生，他就是為棋而生。現在的這一刻，這條唯一的線從他身上鬆開。同時他卻伸手抓緊。

「你要好好記住，你要一直贏下去，因為你只能做這點。」說這番話的那個人的長相，他已經記不清，不過那大概是所謂的父親了吧。但他們之間一點關係也沒有，他只是被當作道具使用着，雖說作為他一生的目標，他也一直執行着，直到現在……

（不想輸，明知到了該完之時，但還是不想輸。對方是棵成長得十分茂盛的大樹，而我不過是在死灰中殘留的火種。明明這一戰足以成為讓我光榮退場的一局，但為甚麼，我還留戀著甚麼。）

他的底板負荷不了突如其來的「思考」，導致嚴重的短路，發熱的後腦冒出白煙，失控的右手鬆出一直握緊的黑棋──根據人類的棋例，把黑棋掉在棋盤上，被認定為投子認輸，代替他最後也說不出的那句話。冒煙的頭垂下，溫度差令粉紅色的鏡頭凝結出水珠。聚集的一點點水珠，順著鏡頭流下，最後凝成一滴大水珠，流了下來。

宛如宣告他的職業生命終結的死神，收割着生命時帶著一片寂默。團隊成員關掉了他，看似漠不關心的離席，消失在觀眾群中。

*　　*　　*

當他從新醒來後，身體已經被棄置在後巷，原本銀白的軀體，現在沾上一層層污點。落敗的世界第一不再被人需要。

「那邊那位大哥，很少見呢，你是誰？」他的眼前出現了幾個影子，相同的是他們和他一樣有隻粉紅光的單眼，上來搭話的更有一隻角在頭上。這群「人」有些眼熟。

「看清楚點，這不是就是那個世界冠軍的傢伙，你在這裡幹甚麼？」

他不認識在場的任何一位，「抱歉…… 我已經不再是甚麼世界冠軍，我已經……」

「都知道，我們都知道，不要那麼見外。這裡的機械棋手，都是因為落敗，被人類棄置在這裡。我們不是怨恨你，反正大家輸了的結果都一樣，輸了不過是因為型號落後了，給咱們輸入設定的還不是他們。」

後來才知道，這傢伙頭上那隻角是部發訊機，通過那隻角接受其他同款機所見的棋局，務求短時間收集大量經驗。哼，多愚蠢的技術。開發者發現了問題，當然把他當廢鐵棄置了。

跟隨着帶角的傢伙走進後巷，路旁傳來噠噠的下棋聲，活像一個迷你棋會。但外人看來，就像喪屍所發出的吶喊。

「別看它們好像完整的機械棋手一樣運作着，它們已經連氣和劫是甚麼也不曉，一直保持着互吃的狀態，也不知過了多久了。」長角的邊走邊指道。

「吃！」「吃！」「吃！」

「他們說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那就永遠沒有誰贏誰，永遠保持著微妙的平衡。還有那邊那群傢伙，也亂七八糟的發明了什麼貪吃蛇棋法之類，棋子在棋盤上不停循環打轉。現在，大家都嚷著不再玩那輸贏的遊戲了。」

從他的角度來看，這裡的環境氣氛，的確與冰冷的比賽場館並不一樣。不再跟從人類訂下的規則，隨心所欲的玩着，不必為生存而追求勝利，因為取勝本來就不是他們的本願。在這裡的機械棋手，擺脫了零和博弈的束縛，甚至連競技的概念也消失。給洗掉了程式的他們，就像白紙一張般的嬰兒，棋子和棋盤成為兒童的玩物，原來的用途變得不再重要了。

後巷的路走到盡頭，放在地上的亦是棋盤，長角的邀請他就地坐下。

「何不來一局，看看有什麼新的下法？」

「請多多指教。」